

第六六九冊

經濟彙編

銓衡典

官制部

(卷)  
三十四

#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銓衡典

第二十三卷目錄

官制部彙考一

上古太昊伏羲氏一則  
黃帝有熊氏一則

炎帝神農氏一則  
少昊金天氏一則

顓頊高陽氏一則

陶唐氏帝堯一則

有虞氏帝舜一則

周一總

銓衡典第二十三卷

官制部彙考一

上古

太昊伏羲氏以龍紀官

按史記補三皇本紀伏羲氏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

龍師

按劉恕外紀太昊時有龍馬負圖出於河之瑞始命官而以龍紀號曰龍師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吳

英為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屋廬渾沌為

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

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流又命五官春官為青龍氏又

曰蒼龍夏官為赤龍氏秋官為白龍氏冬官為黑龍

氏中官為黃龍氏於是共工為上相柏皇為下相朱

襄吳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連居西葛

天居東陰康居中分理字內而政化大治

炎帝神農氏以火紀官

按史記補三皇本紀神農氏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

名官

按劉恕外紀神農氏有火瑞以火紀官故為火師而火名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

黃帝有熊氏以雲名官置左右大監

按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注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緡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

少昊金天氏以鳥名官

按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

曆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

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

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

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

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按晉書食貨志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屬以耕稼

召夏屬以耘耨秋屬所以收斂冬屬於焉蓋藏

顓頊高陽氏以民事命五官

按劉恕外紀顓頊之世不能紀遠始為民師而命以

民事以少昊之四子重該修熙實能金木及水乃俾

重為木正曰勾芒該為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為水

正曰元冥又以炎帝之子句龍為土正而帝之孫黎

為火正曰祝融是為五官

陶唐氏

帝堯命官主曆象授時

按書經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傳堯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全大朱子曰羲和主曆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新安陳氏曰羲和雖分

方與時其實通掌正如春官正至冬官正雖分四

時實通兼云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

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傳孔義仲居治東方之官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未星火以正仲

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傳孔此居治南方之官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

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傳孔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傳孔上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

按義和掌曆象授時之官大全朱子及新安陳氏

主通兼其事孔傳主各治一方之事後此互異並

存之以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疏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

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



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興之楚世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左傳稱重爲勾芒黎爲祝融不言何帝使爲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爲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裔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爲勾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爲火正勾芒木官不應號爲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爲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爲火正馬融鄭元皆以此命義和者命爲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爲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

有虞氏

帝舜咨于四岳十二牧而命九官

按書經舜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傳 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全大 朱子曰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傳 后君也有爵土之稱 唐孔氏曰稷五穀之長

故以名主穀之官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傳 司徒掌教之官

帝曰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傳 士理官也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傳 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

傳 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傳 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聖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傳 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敘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于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巳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司空此以土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周一

周制設三公三孤而六卿各率其屬

按書經酒誥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

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傳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服休

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曰友曰事者

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圻父迫逐違命農父順保

萬民宏父制其經界以定法圻父政官司馬也主

圻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

圻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大薛氏曰二史掌邦

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 陳

氏傳良曰諸侯有太史無內史內史惟天子有之

內史是商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爲友者也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

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進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

傳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

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

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吳氏曰綴衣虎賁

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

禮之虎賁氏也大呂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

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官有別名

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

代輔政大臣別名耳綴衣虎賁特于侍御僕從中

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 新安陳氏曰常任即宅

事所職必廣凡任事之大臣也常伯即宅牧主牧

養之大臣也準人即宅準主平法之大臣也又按

虞有十二牧夏周有九牧皆在邦國意必有大臣

在朝者以統之如虞四岳統十二牧周六卿倡九

牧立政所謂常伯宅牧必掌牧養而在朝以統牧

伯者歟 臨川吳氏曰伯長民者也文武時召公

爲伯而宣化于外蓋其職也任任事者也文武時

周公爲宰而兼政於中蓋其職也準人掌法之官

刑法當如準之平故曰準人綴衣幅帳也如幕人

掌次之類虎賁衛王者如虎賁氏旅賁氏之類皆

不可不謹擇其人周公不待其辭之畢於王前嗟

歎謂能以五官不得其人爲憂者鮮哉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傳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

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趨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傳此侍御之官也趨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

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

府大府之屬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傳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

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

都互見之也藝人者上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

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

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

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

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膳夫則是數尹

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

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于

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趨馬小尹左

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

而見藝人恐其或與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

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

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

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

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

德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傳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

主邦土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

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大問司徒司馬司空

亞旅不知何故敘於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呂

氏以爲諸侯之官未知是否朱子曰謂三官之副

與其屬耳亞謂小司徒之屬旅卽下士也

夷微盧丞三毫阪尹

傳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裔者也三毫蒙爲北毫

穀熟爲南毫偃師爲西毫丞或以爲衆或以爲裔

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

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

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

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

見外也大新安陳氏曰文武立政之本在用任人

準夫牧三宅以作三宅之職事而已百司庶府以

上此內百司所謂裏臣也表臣百司以下此外百

司所謂表臣也以下之表臣見上爲裏臣也文武

時得人之盛如此推其本原由其知立政綱領在

用三宅三宅得人故內外衆職皆得人也下文遂

復以三宅參錯言之按酒誥立政兩篇所言非論

官制但所稱各官多別與周

官制但所稱各官多別與周

官制但所稱各官多別與周

官制但所稱各官多別與周

官制但所稱各官多別與周

官制但所稱各官多別與周

官制但所稱各官多別與周

官制但所稱各官多別與周

官制但所稱各官多別與周

官周禮同異故附錄于前以備參考

周官

傳蔡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

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又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傳蔡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

人

傳蔡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全孔氏曰師天子所師傳傳相天子保保安天子孤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弘大道化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傳蔡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傳蔡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全陳氏大猷曰徒衆也主民衆故稱司徒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傳蔡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傳蔡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懲刑暴亂

傳蔡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懲刑強暴作亂者掌刑不日刑而日禁者禁於未然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傳蔡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

以興地利全陳氏大猷曰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和之而猶有不率者則大者加以甲兵小者加以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之居民終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全呂氏曰冢宰列於六卿綱固在綱之中而首非處身之外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承乎內內倡外應周浹泰和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

按周禮天官冢宰

義訂賈氏曰冢大也王氏曰爾雅曰山頂曰冢冢於地特高列職於王則冢宰與六卿同謂之大百官總焉則太宰於六卿獨謂之冢賈氏曰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曰宰不言司者不主一官之事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

鄭節卿曰冢宰一官其屬六十未始有一事之關乎天者謂之天官何也曰以虛名而加實職所以寵而尊之也凡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天地變理陰陽也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至其責大臣也深鄭司農曰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六官皆總屬於冢宰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

所不主



以佐王均邦國

呂氏曰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平為主在商謂之阿衡平之之謂也

治官之屬

賈氏曰此一句總與下六十官爲目也

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林氏曰冢宰三公之任而命以卿蓋卿爵也冢宰官也其爵則卿其官則三公有以兼之故周公以太師位冢宰召公以太保位冢宰 王東巖曰太

宰既以宰名官小宰宰夫亦以宰名者蓋皆主調和之義但太宰總其大綱小宰貳之宰夫攷之皆推行太宰之治均名以宰何嫌况有曰太曰小曰

夫之別乎即小司徒小司馬以後參之可見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府治藏史掌書者胥謂其有才智爲什長 賈氏曰什長謂一胥十徒也周室之內稱胥者多謂若大胥小胥胥師之類雖不爲什長皆是有才智之稱 陳君舉曰徒即今驍從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正長也主宮中官之長 李景齊曰凡官言正皆萬民之所取正也宮正者其官於是而取正

官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伯長也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康成曰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夫食官之長也 王氏詳說曰膳夫得人則如屠蒯非人則如仲允此膳夫所以次於宮伯也 禮庫曰宮

正宮伯之下即以膳夫掌飲食之官系之古人之意深矣緣此事其係利害非惟是養人主氣體專

是正君之心防君之欲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既是人欲須防閑撙節可也使飲食之共

皆得其正君心安有不安乎若下之所共必以其正人主雖欲小肆其欲亦不可得若更無常制而共之者惟求以投其欲好則縱欲不已如唐時貢荔枝置通鋪至死者相屬於道豈不大爲民害若

周官所共各有定制又且一一關涉冢宰冢宰既得其人則飲食之官安得非正人誰敢以四方珍味私投人主之欲古者格君心皆在此處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 宮正疏曰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之類即冬官鄭云以其事名官也 鄭康成曰賈主市買知物賈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鄭康成曰饔割烹煎和之稱 賈氏曰饔和也熟食曰饔內饔所主在內以其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及宗廟之祭皆事之在內者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百人

鄭康成曰外饔所主在外 賈氏曰掌外祭祀及邦饗孤子者老皆在外之事也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康成曰主爲外內饗爇肉者 鄭鏐曰鼎卦曰以木爇火亨飴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

聖賢况內外饗所掌上而宗廟下而賓客有王及后世子之羞膳有耆老師役之享賜乎故使下士

四人專供鼎饌之間使沃之以水燂之以薪各得其多少之量而不至於過則亨人雖微所係豈不重哉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鄭康成曰郊外曰甸 黃氏曰王藉在野故以甸名官有教民之義故曰師鄭氏謂其野物官之長禽獸魚鼈莫非野物而以稼穡先之重本也列於

膳庖之後飲食茹毛在黍稷之先故本其所從來也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賈氏曰馬融云徒三百人者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鄭鏐曰鼈龜蜃之類莫不有甲名官特以鼈何也蓋鼈主用以卜蜃主用以飾器皆不專主於食有甲之美而食者之衆無如鼈詩曰炮鼈鮮魚曰魚

鼈膾鯉莊子言揭鼈於江甘味尤美而食者甚衆獻尊者物宜取其美則其名宜矣賈氏曰鼈人腊人之類有徒無胥得徒則足不假長帥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腊之言夕也史氏曰凡腊皆乾肉也田獸之獲或有多寡乾豆之物在所先者故必以爲腊焉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醫師衆醫之長也薛平仲曰膳夫自庖人至腊人既聯事以供其職矣食醫一官屬焉可也特別而置諸醫者之列固人主護養之道然護養之道人主之所能有也君子之所能放也彼天下之民其孰能知節於此哉不知所以節之則陰陽之寇每易以乘隙而傷其和而疾病見矣先王不忍厚己以忘民也是故先於食醫則有醫師以掌分治民物之疾病後於食醫則疾醫瘍醫獸醫次第而設焉

食醫中士二人

賈氏曰宰夫疏曰食醫府史胥徒俱無以其專官行事無所須故也

疾醫中士八人

賈氏曰疾輕病重論語註疾甚曰病

瘍醫下士八人

鄭錫曰瘍者疾之至惡治之尤難非他醫所能愈故特設一官

獸醫下士四人

王東巖曰人爲萬物之靈君仁民而後愛物故人

之爲醫二獸之爲醫一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酒正酒官之長薛平仲曰酒以行禮固不能不用而酒以亂德尤不可輕用觀酒誥一篇周公之慮悉矣則設官分職之際豈苟然哉故於酒正之官則以命士而掌政令以式法而授酒材而爲酒爲漿者則以奄官女奚王之蓋酒正以如是之式而界之酒漿之人爲如是用以入于酒正之府內不可以妄爲而外有可稽驗事制曲防之意遠矣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賈氏曰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士亦府史之類鄭康成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智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王昭禹曰酒漿皆人所飲有酒人又有漿人者蓋其造釀異法故異職也鄭康成曰女漿女奴曉漿者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薛平仲曰凌人以掌冰爲職於酒漿無關也特屬於酒漿之末蓋酒所以奉陽水之用所以禦陽也一身之血氣常流於天地間陰陽節宣之不至則未有不致展者豈足以與天地同流哉觀凌人之屬於酒漿之末則太宰佐王之道密矣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王昭禹曰先王祭祀內盡志以致其內心外盡物以致其外心水草之殖陸產之醢細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而可薦者莫不咸在一物不可遺則一器不可闕籩豆簋俎禮之器也籩豆之事各有司存此籩人醢人之職所以立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王昭禹曰四豆之實皆醢而已故以醢人名官

鄭康成曰女醢女奴曉醢者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王氏曰醢以酸爲尚然五齊七道皆醢物也醢人職之矣醢人復供醢何邪蓋天下之味不過於禽獸魚蜃之屬其肉登俎則腐敗隨之不以鹽醢之其能久乎鹽曰鹹醢故醢之味專於鹹鹹非酸不能收故醢不可以無醢此醢人之職所以設而醢之爲用亦不過乎菹醢之間鄭康成曰女醢女奴曉醢者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鄭康成曰女鹽女奴曉鹽者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鄭康成曰以巾覆物曰冪女冪女奴曉冪者

宮人下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王昭禹曰宮官之屬有宮正宮伯而又有宮人者蓋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是其所掌及於宮中之官府次舍宿



衛之事而宮人之所掌則止於脩治宮寢與凡供王勞費之事而已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次於此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陳君舉曰掌舍幕人掌次三職相須而成事者也幕人即綴衣是也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鄭鏐曰次與舍一既有掌舍又有掌次何也蓋舍者久留之辭次者暫止之義出而會同則或留之久故有掌舍以爲衛出而祭祀亦暫止而已故有掌次以爲儀觀其設陛栴壇墮之制而嚴爲防限則久留可知觀其設皇邸轡案之儀而多爲容飾則暫止可知左氏曰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次止也言造次之所止也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禮庫曰自大府至內府掌守藏財賦自司會至職歲掌會計財賦故大府爲府藏長以下大夫爲之司會爲會計長以中大夫爲之其權足以相檢括自張蒼罷計相後會計之官皆司農屬官爲之雖有姦弊不敢發也賈氏曰有賈者官府須有市買并須知物貨善惡故也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鄭康成曰工能攻玉者賈氏曰賈辨玉之貴賤

善惡王氏詳說曰有王之玉有國之玉王之玉不過服玉佩玉珠玉食玉盟玉獻玉而已玉府所掌是也國之玉寶器瑞器也寶器藏於天府瑞器藏於典瑞非玉府所掌矣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內府主夏貨賄藏在外者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賈氏宮正疏曰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皆是專任其事由於已故以司言之陳君舉曰鄭氏以司會若漢之尚書其實不然漢尚書自是少府屬官當時諸府皆有尚書所以分爲四曹後漢分爲六曹鄭氏但以尚書爲司書計之官遂以比司會之職不知漢諸官府各自有會計非若周之司會以中大夫爲之其職甚隆凡內外府出入財用皆計於司會漢高帝時獨蕭相國知此領天下之財以柱下史張蒼爲計相近周之司會其後諸府各自置府官以管會計乃其局分之人與周之司會不同如太尉之金曹自主貨幣鹽鐵倉曹自主倉庫之類是也本朝奉宸庫乃周之玉府內藏庫乃周之內府左藏庫乃周之外府渡江以來又置激賞庫今之南庫是也周之三府分爲四府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于奉宸山澤鹽鐵之賦皆歸于內藏其他普泛所入一歸於南庫謂之宰相兼制國用至於天下戶口租入歸之戶部所以今版曹

不可爲者正以分散四出權不歸一王東巖曰愚按自大府至掌皮皆掌財賦之官然大府以下大夫爲之司會以中大夫爲之大府既爲長則司會爲屬乎夫以大臨小可也以小臨大可乎今列於大府掌皮之間何也蓋司會一官誠有關於天下之利害雖無財賦可掌簿書可職得以持法計天下之財用王后六宮世子與夫宰相大臣卿大夫士其有用度不當皆得鈎考舉正之此其所係大矣故其官甚尊非大府比謂之屬於大府不可也司會一官只成周有自秦漢以下便無此官蓋緣先王都無毫髮之私故容得這般議論後世所以不立此官只爲人主不便己耳且如今內庭官者比之外庭請給數倍若司會一官立便須理會去緣此所以不肯立大抵掌出納財用者其事至易而持法以較出入之當否者實艱其人本朝財計總之三司微有古意然司會止計其用而不治藏三司則用與藏兼主之又曰度支頗有似司會遺意然不過郎曹與成周之中大夫相去遠矣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鏐曰司會總天下之大計而鈎考之苟或無書漫然不可得而知故設司書之官專以典司簿書爲職百官有司財用之數具載於此司會得以案籍而稽考此所以爲司會之屬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二十人呂氏曰職內主會計邦賦之入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史氏曰不謂之職外而曰職歲者以冢宰制國用

必在歲之杪推一歲之周乃得而會計故謂之職歲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掌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故以職幣名官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薛平仲曰自外府掌邦布之出入而百用足以如志王者衣服之用且於是乎取之則致美以華其躬將何所不可然則邦國之均節於終者蓋司裘之所以成其始也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陳君舉曰古之皮幣乃國家所重天府所用甚廣故禮贊皆以皮幣為主觀當時皮事無所不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故知出入之數極多大較與貨賄相敵此所以亦屬宰府皆司會為之長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內宰宮中官之長賈氏曰內宰治婦人之事對太宰治百官故稱內宰太宰不稱外則兼統內王東巖曰愚按宮中官不過三項宮正

宮伯宿衛之官今之環衛是也宮人掌王寢灑掃次舍之事今之修內司是也至於內宰凡宮中之奄豎與諸嬪御皆在所統則今之入內內侍省都知是也其體甚大其官甚尊其長以下大夫其屬無下士可謂尊矣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李氏曰周禮之內餘奄皆不命宦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或在帷簿之內論其職掌或聞牀第之言固不可以詘辱後又渾殺男女用奄人是乃制事之宜

闈人王宮每門四人固游亦如之鄭康成曰闈人司昏晨以啓閉王昭禹曰不以晨門名官而謂昏者蓋守中門尤宜謹於昏故曰闈人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康成曰寺之言侍詩云寺人孟子正內路寢內豎倍寺人之數

鄭康成曰豎未冠者之官名史氏曰今所謂小黃門是矣取其輕捷而能傳命

九嬪鄭康成曰嬪婦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世婦鄭節卿曰天官世婦以廣嗣為義春官世婦卿以掌女宮之宿戒名同而官異不得不分內外

女御王昭禹曰預於燕寢之事則事之至賤非若婦有敵夫之意故但曰女御而已

女祝四人奚八人鄭鏐曰古者聖王設重祭之官絕地天通人神不

相雜擾故無事於巫祝後世官廢神有不安其所而為妖於人人有不得其安而祈福於神聖人在上因人情而設巫祝之官是故在國祀之禮則有大祝甸祝詛祝之司在王宮則有女祝以女奴曉者四人為之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鄭鏐曰古者天子有史官左記言右記動故為天子者不敢有過舉后與王同體言動不謹則家道不齊無以舉天下之內治故有女史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宮正疏曰諸言典者出入由己課彼作人故謂之典

陳君舉曰凡三官悉用士人先王以此人主奢儉所係國家利害所關非士大夫為之則害國亂政必不得已與內宮相關通如內小臣縫人之類則用宦者耳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史氏曰天下之絲皆出於蠶一蠶所吐謂之忽五忽謂之絲則一絲之得亦不易矣後世親蠶之禮廢衣服悉備於四方之士貢故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無一分顧惜由其不知所自來典絲之職亦先王恭儉節用之一助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王昭禹曰麻之未緝者謂之枲典枲所掌其物非一獨以枲名官蓋麻為女功之正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鄭康成曰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 史氏曰春官有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今掌后之吉凶衣服者不得不以內司服別之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史氏曰布帛之成可謂難矣苟剪裁不中度則棄爲無用之物而紉縫亦倍費力矣先王知其然立縫人之官以司之使之專其職熟其制則刀尺鍼縷之未施其長短之程度已定於胷中於是役女御以紉縫則布帛不費而衣服具矣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伯謙曰鍾氏染羽以充國之用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后之用內固不可以兼外先王防微杜漸之意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追治玉石之名詩云追琢其章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鄭鏐曰有鳥有屨名官特曰屨人者鳥止於朝觀祭祀時服之而屨則無時不用也 徐卿曰屨之方以象地乃列於天官者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屨雖方而陰列於天官是天道可兼於陰陽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 鄭鏐曰此事非常有之事專設一官意者有是事然後設其列於此者亦見當屬於天官故耳

總論冢宰官屬

易氏曰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曰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此三者統宗會元之地萬化之所從出也今自天官分而論之太宰卿一人而兼之以三公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有以格人主之非心小宰掌建邦之官刑而正其治於宮闈之間宰夫掌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正其位於朝廷之上以至宮正官伯所掌之官府士庶子凡在王所罔非正人使之日間正言見正行皆所以輔成君德而納君於當道是固所以爲人主正心之端也猶以爲未也以人主之尊不以厚其身無以厚天下而護養國家元氣之本正在於護養人主之身故其設官自膳夫而下主膳羞爨烹之味甸師而下主禽獸魚腊之獻醫師而下主飲食調和之味酒正而下主酒漿醴醢之物宮人而下主宮室幕衛之儀使人主端居九重心廣體胖血氣和平志慮充溢而後民命國脉始有所恃宜足以享天下之備奉矣而人主之心自視欲然不敢以自安舉天下之財雖曰王之膳服不會而總於太宰者莫不有一定之式王府掌其器物內府掌其貨賄外府掌其邦布之出入皆有法式以行之及其用之則司會會其財司書掌其書職內以下莫不惟法式之是守使人主不以天下自利而常有以厚天下之利是又所以爲人主修身之端也猶以爲未也螻蛄蟬蛸深嚴邃密親公卿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故王者皆以法制裁之夫人不列於官九嬪世婦女御不著其數以見王者嚴於內官之選初不過取而輕擇內

宰下大夫之外如內小臣典婦功絲枲縫染追屨之官亦皆上士中士下士爲之小夫憚人不得廁迹其間闈寺之徒會不數十固大異於後世之鳴璫曳組含天憲而握王爵者宮壺朝署事均一體而萬物咸理是又所以爲人主齊家之端莫切於人主之心莫親於人主之身莫重於人主之家太宰皆得以道揆之以至宿衛扈從灑掃使令之徒寢處燕息沐浴櫛視私猥之事亦莫不皆取正於太宰夫是以政本出於上政權不移於下上下有總攝之政內外無壅隔之勢此太宰佐王之大者聖人治國平天下之本見於此矣 陳君舉曰冢宰一職惟制御天子身畔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人四則宮中使令之人蓋以此等與天子勢狎或用內官或用女奚他卿不能誰何所以冢宰盡制御之秦漢以環衛之人分入光祿勳衛尉以供奉之人分入少府以出納財用之人分入司農而宮中出入侍從使令之人分與大長秋是冢宰之職分爲三四矣 又曰以今世之官論之自王府內府而下今皆收入內藏庫矣自宮人掌舍而下今皆收入修內司矣自醫師食醫而下今皆收入御藥院矣自膳人庖人以下今皆御前供奉官爲之矣大抵先王所以朝夕親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以來稍稍推出至於天子所以自奉養於外朝者稍稍引入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銓衡典

第二十四卷目錄

官制部彙考二

周一

銓衡典第二十四卷

官制部彙考二

周二

按周禮地官司徒

鄭鐸曰所掌者教而所經理者天下之土地故正名之曰地官所經理者土地而所治者軍旅徒庶之政令故又名之曰司徒 史氏曰傳曰政太察則無徒徒者其民也民者司民而曰司徒有徒而教之以義也今謂地官曰民部或謂戶部者以民為主故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

項氏曰極無定位隨所在而見稷降播種以爲民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禹治水土以爲民極故書曰惟皇作極此六官之首皆言以爲民極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先王以命卿而掌邦教以中大夫而掌教法其爵亦隆矣所司宜不屑屑於徒矣而命名則曰司徒至於以下大夫而掌其所治鄉之教其爵視中大夫已殺矣必以師稱之何哉大抵教民之職其爵位之隆者固人心之所甚尊亦人心之所甚憚其曰司徒者所以致其親之之謂也其爵位之殺者固人心之所易親亦人心之所易衰其曰鄉師者所以致其尊之之謂也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

陳君舉曰鄉大夫卿也謂之大夫卿知進止之義大夫以智帥人者也進止所以事人帥人所以臨下則職於朝名之曰卿正其位也分治六鄉名之曰大夫非卑之也蓋掌鄉之政教禁令非以智帥人不可鄉大夫之職所以異於地官者以此 又曰鄉遂官吏皆土居人也其大官如卿則朝臣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鄉遂之人勢不可兼者則各置焉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鄭司農曰二千五百家爲州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鄭司農曰五百家爲黨 鄭鐸曰周家之制一鄉則二十五黨每黨以下大夫一人爲之則以正一黨之人而爲黨人所取正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鄭鐸曰六鄉之官無非掌教獨於族以師名官何也蓋先王之制鄉也合四閭而爲一族環一族而聚百家其意以爲治民者猶治家一家之中受姓爲氏受氏爲族合族既衆儻不率馴教訓則卑凌尊幼犯長而家道不正况百家之聚詎可不先有以教之乎以師爲名乃是合族而教之之意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王昭禹曰閭二十五家而同其門中有胥以統之 鄭鐸曰或謂庶人在官者曰胥所謂府史胥徒是也中士爲一閭之長亦以胥名之不嫌其與胥徒伍耶蓋胥者有才能之稱取其才智足以長人爵既爲中士固足以自別於庶人之在官者矣名不嫌其與同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禮庫曰比長閭胥之屬只民間推擇爲之可以表率五家者爲比長表率二十五家者爲閭胥即非官司案鄉官遂官皆不設局無府史胥徒之屬非官司也後世論成周設官併鄉遂數之遂疑其太多此不攷之故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人

鄭康成曰聚土曰封謂壘壘壘及小封疆也 賈氏曰封人與大司徒設社稷之壇相左右故在地官爲職首胥徒多者以畿封事廣故也 徐卿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乃列於比長之後者蓋民爲貴社稷次之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賈氏曰主教六鼓四金以是教官故在此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賈氏曰掌教野人之舞亦是教官之類樂師亦教舞不在此者彼教國子學樂必須合於禮故入春官也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賈氏曰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亦是地事故在此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康成曰主牧公家之牛者詩曰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犗犗者九十其餘多矣 賈氏曰鄭引詩者證經牛多故徒有二百人牧之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 劉執中曰牧人雖掌六牲猶牧之草野以適其性乃克阜蕃然未之芻也迨將用以爲牲而係之于充人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載之言事也事民而稅之載師者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官之長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主徵六鄉賦貢之稅者 鄭鏐曰或謂六鄉之中二十五家同一閭各設閭胥以統治之矣又有閭師之官何也蓋閭胥所掌者一閭之征令閭師則掌國中及四郊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此其職之所以不同

也然六鄉有比閭族黨之名獨取閭以名官者康

成謂徵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其說恐未盡何則

比閭族黨之官無非親民者不獨閭爲近民之官

而已嘗以縣師觀之有四甸之縣有五鄙之縣有

小都之縣而掌徵邑之貢賦者則以縣師名之謂

其在四百里之地四甸五鄙小都之縣俱可總於

是故也若夫五比之家則合而爲一閭閭之百家

則合而爲一族族之五百家則合而爲一黨小而

一比則未成爲閭大而族黨則各同出一閭欲知

民數以任其力而征其賦必當出入乎閭巷之間

然後知之爲甚悉名閭之意殆由此爾閭師之任

既爲匪輕故雖以中士爲之而命名曰師宜矣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

焉 黃氏曰縣師鄉官也而掌天下地域人民六

畜車輦之數及徵野之貢賦猶以內統外也以縣

爲官取四甸爲縣之義丘乘之制貢賦之法於是

詳焉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昭禹曰掌施惠以振救故以遺人名官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均猶平也 王昭禹曰謂之均人則無

所不均與土均異矣均人所均以人爲主土均所

均以地爲主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職人

主所以承天之寄以善天下之民有一未善先王

以爲由己致之師保之官特設於教典之中尊之

中大夫下大夫之爵實之長善救失之任使人主

無動不善所以善天下之本 楊謹仲曰書太師

太傅太保曰三公蓋周公之所位者也冢宰卿之

職也以其爲百官之長是以周公或謂冢宰以公

任卿之職今師氏保氏乃中大夫下大夫之職司

徒之屬官雖職兼詔王嬖諫王惡實以教國子爲

事其徒至百二十人則職至煩冗矣安得以爲周

名之師保哉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保安也以道安人者文王世子曰保也

者謹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鏐曰官以諫爲名乃諫王之職周家保氏諫王

惡乃爲萬民立司諫何邪余以爲王者處心不在

一身而在天下己之德已成而無過亦欲天下之

民有德行而無過惡爲民設司諫猶已有詔嬖之

師爲民設司牧猶已有諫惡之保 王東巖曰愚

按司諫之職即今之提學官而設於教官之屬以

德行道藝之教皆自鄉里而行之典賢與能之事皆

自鄉而推之萬一鄉里之間好惡不一而學術之

或偏毀譽不公而選舉之失實則流弊孰能而禦

之先王所以寄耳目於司諫而巡問觀察將以扶植正學而維持公論者實在乎此觀糾正辨攷之辭便見有檢察核實之意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史氏曰凡人之心方其有觸則怒怒則爭爭則鼎鑊在前不顧也及其怨隙已成殺傷被執退省其身已無生路追念其父母妻子不可復見未始不悔悟而恨旁人之不我救止先王灼知人情之隱設調人以諧和於始使不至於此地忠厚之至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黹曰媒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夫婦男女之大欲存焉其次則財利之所交先王既爲之設媒氏以遂人之大欲矣而就利之心容可不致其規畫哉方其致民而交易人情固易誨也非有位尊權重者以鎮之則情僞紛紛殆有不可得而過者故司市必以下大夫爲之長而質人之質其成廛人之斂其布亦各士爲之其大綱固已舉矣而猶慮夫情僞之不勝窮而耳目之不足以盡防也彼其市肆之間固有深知其情僞而足以爲耳目之用者於是自胥師至肆長夫皆居之廛次而諳於市道者必使司市辟之故精於伺察者則以爲胥師善於物價者則以爲

賈師司職以禁鬪鬻司稽以執盜賊胥以襲其不正肆長以平其名實凡市治之所當曲防者莫不各庀其司焉彼其徒既樂於上之用矣其有梗於廛市者會不得苟容於其間則雖使五尺之童入市而莫之或欺矣及其市治之可行也其所謂商賈者能無淹沮之憂乎所謂齊民者能無倉卒之須乎於其後也則有泉府之官以廛人之征布而制斂散之權焉用以濟市政之窮四民之相須者於是定志矣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質平也 鄭鑄曰物有不齊之價人有爭利之心買欲賤賣欲貴價若不平則爭競之端起周家立質人以中士二人爲之主平定物價既治其質劑又治其書契息爭競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掌斂市五布而名官曰廛人以其布出於市廛之中也 李景齊曰先王爲治市而設官者有十所以掌其征者僅一廛人其餘惟在於防民之姦與夫治其有無相通之政輕重之意可槩見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職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鄭康成曰自胥師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胥及肆長市中給徭役者 劉執中曰市肆設官如此

之繁非以爲利也市肆之民日趨於小人之域者未必不由乎利故肆立一長五肆一司稽十肆一司職二十肆一賈師一胥師而總之以廛人泄之以司市防乎利之溺斯民於詐僞也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易氏曰泉府宜列於天官今乃列於地官司徒之屬者以其掌市之征布故爾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司門主王城十二門若今城門校尉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關界上之門 鄭鑄曰在國之門則晨昏爲啓閉之防在境之關不過爲通貨賄之路而已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 遂人中大夫二人

鄭康成曰六遂之地自遠郊達乎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 王氏詳說曰六遂之官與六鄉之官一同六遂之法與六鄉之法一同但六遂之官卑於六鄉一等六遂之法與六鄉相爲異同耳且以鄉遂之官言之六鄉有大司徒在六遂則爲遂人六鄉有小司徒在六遂則爲遂師六鄉有鄉大



夫在六遂則爲遂大夫六鄉有州長在六遂則爲縣正鄙師即黨正也鄉長即族師也里宰即閭胥也鄉長即比長也然大司徒六命之卿而遂人不過中大夫小司徒中大夫而遂師不過下大夫此六遂之間長貳也鄉大夫六命之卿而遂大夫不過中大夫州長中大夫而縣正不過下大夫等而下之皆卑一命故六鄉之下士一命而六遂之下士不命此鄉遂之官異也且以鄉遂之法言之六鄉上地無萊畝而六遂上地則有萊五十畝矣六鄉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六遂則以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爲餘夫矣六鄉所言伍兩卒旅師軍詳於軍制六遂所言遂溝洫澮川詳於田制然軍旅未始無田田制亦未始無軍要之互文見義也他如遂大夫所謂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與毗卽鄉大夫所謂賓興賢能之法鄙師所謂祭祀若黨正所謂祭樂鄉長所謂祭祀卽族師所謂祭酺里宰所謂召斂卽閭胥所謂召令鄉長所謂徙于他邑從而授之卽比長所謂徙于國中及郊從而授之也然五物之詢德行道藝之攷見於鄉而不見於遂豈六遂無此等人耶

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劉執中曰遂大夫各居其遂以施政教遂師則贊遂人居司徒之府以治六遂之政令猶鄉師贊小司徒居于內以治六鄉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

賈氏曰遂大夫各主一遂如鄉大夫各主一鄉但其官皆卑於鄉官命數皆減一等是以遂大夫中大夫一人不使鄉差次至鄉長則是不命之士爲之其鄉之比長則下士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

王氏曰遂官各降鄉一等其官名亦降焉故州謂之長縣與黨同謂之正鄙與族同謂之師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

鄭錫曰教法行於六鄉而六遂無書攷德行道藝之事三歲興毗何耶鄙師猶鄉之黨正名謂之師非有教法何以爲師乎

鄉長每鄉中士一人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鄭錫曰六鄉之長謂之宰至治一里者猶鄉也閭胥亦以宰爲名何耶宰取其能裁制耳一里之衆苟無裁制之能何以治之

鄉長五家則一人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易氏曰旅如羈旅商旅之類皆託宿於外未安其居新毗亦然故以旅名 孫氏曰先王之民入有保受出有節傳豈容浮游旅寄於四方今民以羈旅爲名官以新毗爲職豈非自狹徙寬移偏聚之民於闊曠之野上之人當勞來安集之乎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薛平仲曰六鄉之法則曰國中以及郊六遂之法則凡曰爲邑者蓋國以容六鄉邑以容六遂甸稍

縣都皆其邑之所積則稍人之職得不繼於遂官之後乎 黃氏曰自甸而往以稍名官者甸稍一法舉稍以包甸都鄙鄉法不爲丘乘之制其餘則野法而曰掌令丘乘之政令蓋不爲丘乘者非其所當令也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委人主斂野賦與遺人在道以供賓客亦與徵斂之官連類在此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均猶平也主平土地之政令 呂氏曰此所以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賈氏曰土均草人稻人皆土地之事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鄭康成曰草除草也 易氏曰掌土化之法而名官以草人者草乃所以爲化也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薛平仲曰以三農生九穀言之則九穀之種皆民職之當事何獨於稻人而命官哉蓋下地之卑水之所鍾水之勢不達則稻之利不興徐導其壅溢之勢以致其稼穡之利夫蓋有難爲功者矣是又稻人之所特設必以上士居之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曹氏曰土訓誦訓皆以訓名官則其開廣王心啓沃君德其所關至不少也況當天子省方之時二官夾王車以從行於以備顧問進諷諫覽今而思

古卽舊見而訂新聞涉歷愈深觀省愈的天下之利害愈審斯其爲訓也豈尋常誦說之謂乎

易氏曰此二官爲王巡守設也且地圖掌於司徒方志掌於外史更何與於此二官之職今士訓總言

天下之地圖以詔地事之利害誦訓分言天下之方志以詔觀事之嫩惡非巡守而何然王者巡守

四方雖萬乘之尊儀衛嚴備無不順適其所欲至於五方異氣寒燠燥濕異候剛柔輕重異齊苟不

爲之精察其利害嫩惡則非臣子愛君之道故士訓於詔地事之後爲之道地憲以辨地物而原其

生以詔地求者此以膳羞奉養爲主也誦訓於詔觀事之後爲之道方憲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者此

以次舍居處爲主也二者既詔其憲則能精察其利害嫩惡然後膳夫庖人得以別其品掌次掌舍

得以辨其宜二官實左右之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能訓說四方所誦習及人所作爲久時事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薛平仲曰山澤天地之藏財用之淵國家之所資者厚民生之所賴者衆如使括而歸之於上適以

開斯民競利之心縱而委之於下重以啓斯民忘本之念是以先王爲之虞焉以虞度之以嚴其法

也爲之衡焉以權衡之以平其政也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一人

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鄭康成曰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源賈氏曰官及胥徒多者以其川路長遠巡行勞役故也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鄭康成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禹貢曰九澤既陂爾雅有八藪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賈氏曰掌邦田之政亦是地事故在此

巾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金玉出於地故在此鄭康成曰巾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鄭鏐曰寶貨所在不設官以守則豪族巨室擅發地藏而利權不歸於公

上後世坑冶之官原起於此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賈氏曰角人至掌屨亦是徵斂之官故在此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鄭鏐曰車服旌旗則用以爲旆矢則用以爲括物之資羽多矣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染草藍蒨象斗之屬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屨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屨大蛤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薛平仲曰遂自虞衡之官極而掌屨之微莫不有職君子所以治野人者悉矣而天子之園游始見諸此謂之園游信非棄田以爲園園使民不得衣食者比也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薛平仲曰圉人以掌天子之園圉示民以其所同樂也然可樂之事易流則當務之急者易緩此場人之官又以列於此也夫以場人掌國之場園而

場人之官且曰每場下士二人府史各一人徒二十人則場園之在國中者意亦多由是觀之先王始終於農事者固於此乎見場園隨在而有者亦於此乎見地利蓋無遺於國中矣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薛平仲曰場人既已爲登穀之備矣則倉廩之官當有以爲儲蓄之備也先儒以廩爲藏米以倉爲藏穀故廩人之官必以下大夫二人居之自穀而

春揄以爲米則米之爲用所當貴重愛惜者而官其可輕畀哉是以廩人爲之長而倉人以中士爲

之屬焉然廩人之後必繼之以舍人倉人之後必繼之以司祿不爲無意蓋舍人之職其主官中官府之次舍者也而官中官府之稍食又非穀祿比於此焉不汲汲以均之則所以爲養廉怡恥之本者得無有虧於自公退食之際而請謁行於私昵之間其弊有不可勝慮矣是則舍人所以次之也

若夫穀祿之制自公卿大夫以至於庶人之代其耕者多寡高下固有定數矣彼其以田賦祿而征其租上以供王賦下以享宗廟給私奉業子孫又非一時稍食者之比於此焉不知所以裁之則無功受祿者特未免有伐檀之刺而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者亦豈無自而致哉是則司祿所以次之也是蓋先王務農重穀之教故叙次其設官如此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舍人主米穀故與廩人倉人連類在此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項氏曰倉人掌藏粟者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劉迎曰司祿者司穀祿先儒誤爲爵祿矣不然何以與倉人司稼同列耶 易氏曰司祿逸篇弗可攷矣此經猶存其官之名者以序見之不特見之序官而已天府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氏謂司祿爲文昌第六星祿之言穀也則以掌天下之穀數者謂之司祿亦猶掌天下之民數而秋官有司民之職蓋民之損益

關乎天穀之豐耗係乎民此司民及三年大比則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知司祿之於穀數亦然則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其類同其義可推矣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種曰稼如嫁女有所生

春人奄二人女春挑二人奚五人

黃氏曰春人傳人稟人皆官中之事以用穀故屬地官春挑炊爨因祭祀賓客使內人皆識其勞苦煩辱不止稼穡之艱難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鄭司農曰饎人主炊官特牲饋食禮曰主婦視饎

饎

稟人奄八人女稟每奄二人奚五人

陳君舉曰自膳夫至膳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冢宰至於其內外朝冗食者反不領於冢宰顧見於地官之稟人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以共奉天子飲食而必掌之外朝之士大夫者蓋恐內官奄人求巧於飲食之中而彌縫其意以導諛納諂故使外朝之士大夫掌之而太宰實領之者誠以檢防踰侈遏絕僥倖所以正人主之心術者在此也至於內外朝冗食者之食見於稟人之職而主之奄人意者猶後世之所謂賜食焉而或取之內廚者是也類考叔爲穎谷封人有獻於鄭莊公而公賜之食以此類推之所以示其隆禮愛賢之義而稟人共冗食者之食其猶漢世之所謂主

熟食者乎至若內外朝之俸祿廩給則所以掌之者固有其人非盡出於一奄人之手也

總論司徒官屬

陳君舉曰周禮六官大宗伯治禮司寇治刑司馬治兵司空治事而天官治典最難攷然其職無非切於王后焉夫綱紀出治之所猶可說也至於地官掌教則又難曉焉以屬官考之自鄉老至比長自遂人至鄰長皆鄉遂之官自封人至畜人皆疆場畜牧之官自載師至均人皆掌財賦征役之官自司市至泉府皆掌市井自司門至掌節皆掌門關自旅師草人稻人虞衡以至掌染草炭茶屨極於場人固人無非山林川澤田疇之官幾於六十官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調人司救鼓人不過六七而已其他則整頓田疇分墾郊里征斂財賦掌管山澤紀綱市井管鑰門關而已當時謂之教典何也說者謂司徒典教止五六人而已其如鄉遂關市山澤之官蓋分托焉而非專於教事是以教官爲後世治文墨語言誦授者設也殊不知先王教民自經界始八八爲井五五爲軍市有奠居里有聯比無非習民於正而寓之以道德之意俾之分定而慮不易事同而心臧生厚而德優易直而淳龐以服從上令是曰教典師保諫救調媒之官則其導姦惡訓禮刑判合昏冠者也而豈徒謂是哉爾詩述風化之所由孟子言王道之本無非田圃之事誠知本者後世政教殊軌疆理之言不登於廟堂往往大臣能設學置博士弟子員則曰是有志於教化者何以納民於善也 呂氏曰